



古今事文類聚

新集  
十八

X  
99  
77

道遙文庫  
文庫 6  
28  
7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御史臺部

御史臺

歷代沿革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秦趙渾池之會各命

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

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漢以前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

者為外臺謂之二臺梁及後魏北齊謂之南臺北齊御史臺

掌察糾彈劾後周曰司憲唐曰御史臺高宗龍朔中改為憲

臺武后時改為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宋

沿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  
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御制三院  
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二年以張巽為  
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  
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  
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二年李定請復六察  
於是以前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二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  
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部  
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兵察禮部太常寺隸  
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元**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  
官邪勸諭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

付臺治之登聞檢院隸焉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下有侍  
御史治書御史各二人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又有監察御  
史及典事之官其屬有架閣庫管勾檢法獄丞等職

羣書要語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書贊  
禮春官栢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再入類胡廣  
之三登薛宣之明習文法周處之震肅權豪晏公類要烏臺峻  
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朱帷霧徹初停州縣之勞白  
簡霜飛直屏權豪之氣唐中宗授蘇烟制中朝執憲之司四海  
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五代會要憲官之職在指按觸  
邪唐太和勅執簡南憲是惟邦直李回制事總朝綱職司天憲  
五代會要霜威掃地風憲收聲同上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

五代會要  
霜威掃地風憲收聲  
同上  
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

紀綱端肅內外白集行薛存誠制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

官皆顯秩也白集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柳文秦漢以

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

柱之徒絕不復出元微之行裴注制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唐

朝有戴豸正殿之劾杜牧行李蔚制謬掌天憲同上御史府不

以一職名蓋總察羣司典掌衆政元微之行高允恭制察糾彈

劾比史舉直錯枉不避親讎糾慝繩違務從公正云云寄之鷹

隼唐太詔以掌刑法典章糾正台官之罪唐百官

志臨制百官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

唐會要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職也唐大詔令大事奏裁小

事專達唐百官制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

正

詩句迴迹清憲臺選贈王元貺盛府持清彙殊童動綉衣風連

臺閣起霜就簡花飛蘇味道贈御史入臺稜稜直指烈烈方書

蒼玉鳴佩綉衣登車元希声四言詩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

地不知寒東坡贈劉顛言事貶官老持臺憲減霜稜林逋栢臺

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東坡擊彊如催枯食藜不知苦

山谷御史霜降威行私不容粟同上白簡威猶凜青山與已濃

東坡時來上青冥俛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荆公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今事實

烏府

事類彙編

前漢御史府并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朱博傳又成帝時御史臺有鳥集故謂之鳥臺

蘭臺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漢官儀

又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前漢百官志又曰栢臺見鳥府注

又曰南臺見公華注陳子昂為陳舍人議官表云執憲南臺又曰肅政臺見公華注

準繩之司

唐高宗問羣臣舉御史金舉萬年尉楊子帝曰斯人常褻服居公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

紀綱之地

唐大中二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會要又曰御史臺朝廷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魏謩傳

謂之三司

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語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唐百官志又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太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六典

號為七貴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塼綠衣用紫按襖之類號為七貴唐國史補

謂之八印

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謂之八印。唐臺義

謂之三告

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會要

雄要可稱

正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稱為雄要。通典

雄峻莫比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寮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臺置六察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唐百官志

又太和七年。赦文云。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又太中元年。御史臺奏狀。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

臺無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諮大夫禮乎。蕭至中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主事。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唐會要

控制南司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架北省。今居禮

閣控制南司遂不與北史

卿處南臺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謂外臺

唐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職林

開北門

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肅殺之義鄴都故事又或曰

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譚實錄

初擊隼

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杜牧之集

獨擊鵲

王敏懿公素字仲儀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鵲同上

彈宰相

王陶彈宰相韓琦不押班琦乞出詔琦起視事曰覽臺簡之忽陳規邦彞之浸畧丁未錄

論濮王

治平元年正月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呂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勅告求去而執政方密啓禁中自定乃尊濮王為皇

豸冠彈事

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唐會要

鷺車察罪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微隱之罪唐臺儀

繡衣直指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前漢百官志

白簡待旦

晉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旦

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進呈訖了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言入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被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備要

京師絕無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古今文集

雜著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

皇文類聚新集

德壽堂柱



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待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謂者竝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遂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

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太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待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遷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總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七年浸以圯壞神宗皇帝仔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仍形勢痺

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痺為崇塔下為  
 高其規規撫宏遠以繼志述事屬于後人今上即政之初務先  
 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太夫虛負  
 姑省營築關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  
 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工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  
 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闔耽二堂室渠二長  
 貳佐屬視事燕休翼二申二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覲嚴固案  
 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  
 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  
 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  
 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

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  
 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自之地  
 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  
 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  
 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入非難責已惟難御  
 史責入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  
 法亂紀服緣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  
 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  
 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  
 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  
 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九 德壽堂梓  
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御史臺廳壁記

陳賈

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于甲令其用  
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繇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  
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  
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于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  
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瓊琰光  
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于此者  
宜有考焉紹興辛酉嘗彙集建炎以後名氏歲月續靖康而上  
所載人以官繫閱時深遠兩碑盈溢面背參覽者既病來者復

無以容賈以罷矣誤東拔嘗待罪其間院久敝蠹既甚新之於  
是又與同列謀易新石更繫以歲後先從其時且使皆粲然無  
所抵牾於以登載中興以來風憲得人之盛以傳不朽顧不足  
以增重紀綱之地乎石既具囑賈識其顛何敢以訛散辭淳熙  
十四年九月既望記

御史臺石柱題名記

噫世移鳥紀俗變鶉居萬法懸而有爲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  
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爲帝  
都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兢修  
百吏端肅中執臺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  
遠自建隆之後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刊堅珉永示來葉

時大宋御歷之四載歲在癸亥月建丁巳甲午日記

烏臺賦

張良器

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靈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  
催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  
而豸出樹夕陽而鳥來旌良表正瘴惡繩回乍以飛騫凄其疑  
矣時爲搏擊吁可畏哉嚴城岑寂靈臺蹇產直狀臨而逾明僞  
迹投而遽刻故座有曩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而  
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械致中興之  
淪否冷下人之凋瘵百城相師而自若五兵又安而不恠是司  
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苦恠反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遙屈  
則政區頽沮強染志憊望驄馬而跼踖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

能贊聖下足安凡顧躬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度增嚴庶免厥  
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  
忠雅標懿栢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坤輪則遠聞張  
紀虞詡之人方側首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王秀珠明鷹瞬鸚視  
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耻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  
共理唐續玉葉蓋臣惟哲法省羸列臺並負薛昂涼階春奮迅  
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稠人廣衆望影而魂攄暴  
黨奸雄覩形而膽析豈徒以聳動倅來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  
行庶從茲而振節

御史大夫

歷代沿革御史大夫秦官也漢因之應邵曰侍御史之率故稱

大夫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魏建安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隋諱中字依秦漢置御史大夫降為正四品。唐武德中改御史臺大夫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從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元以御史大夫為從二品。

**羣書要語**丙承風化外任統理才茂行潔達於從正谷求上疏  
辟臺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揚左思受檢校右臺大夫制

**古今事實**

**銀印青綬**

漢制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百官志

**金印紫綬**

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元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兩日  
奏事忘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博士退服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實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羣僚側目

唐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群僚側目。

入奏擁姬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主也。於是上笑之。然

尤懼昌

直諫御前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入。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貴戚泥糝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泥糝。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本傳。

宰相避路

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丞相。如午前出。宰相回避大夫。

夫中丞唐臺儀

白黑分明

薛宣以明言文法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  
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  
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  
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達於從政是用越職陳宣  
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議論無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丞相于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  
不避權勢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侍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謙  
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  
黜亦可矣

不屈王公

韋忠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  
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雕鷲鷹鸇豈眾禽之偶奈  
何屈以狎之

謝位勸功

韋揆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揆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  
左右大臣無為卿者卿勉之哉揆謝曰臣駑不足辱高位且  
臣非勲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

不許

坐位易處

杜延年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以名望拜

李光素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光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

以長者稱

張歐為御史大夫未嘗言按人官屬稱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其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持印以視

周昌為御史大夫徙為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美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御史大夫趙堯傳

執法而舉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置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本傳

請削侯地

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一封其一曰副領上書最先發之有不善屏去



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布被飾詐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益賢之

掌糞驗疾

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省之郭勣獨居後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節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峴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乾元初玄宗還京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時長安士庶皆美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御史大夫碑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

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  
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  
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  
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童綬品秩  
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  
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  
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夫登宰相者十二人以  
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聲以稜徼外按戎  
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  
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  
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

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  
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  
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  
喬嶽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憲下於  
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  
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  
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  
不敘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寮或知故實授  
東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充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 **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凡官之紀禁即御史中丞之任也 周禮注曰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秦**時御史有二

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漢**因之亦謂中丞為中執法 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晉**宋以下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自 **齊**梁皆謂之南司 **後魏**為御史中尉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 **隋**以國諱省

中丞以持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 **唐**制大夫掌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 **貳** **五代**亦有之 **宋**沿唐制大夫無正員

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永節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

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 兩朝制 元豐七年詔中丞雜壓在六曹侍郎之上 **元**以御史中丞為從三品

羣書要語簡上霜凝筆端風起 崔篆御史箴 望威憲府名重法

冠 孫樵紀室新書 內榮獨坐外總百僚 同上 俾增石室之榮 唐 大詔令 有守者可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閑邪 白集柳公綽制

煌天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輝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 傳咸作中丞箴 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

穢勿使能殖無禮是逐安措羽翼 同上 周興鉄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

僚揚確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翻  
翻妙接心焉靡石直也如紘北齊司馬子端為中丞選御史云

憲席持綱亦資糾正

胡文恭行柳植制

絳騶清路白簡深刻宋

何尚之與顏延中丞書

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其所以

翼于君正於人者尤可知也

柳子厚御史中丞廳壁記

中朝執

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侯整齊五代會要

陛下使

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

臣臣當極其力以效繼之傳獻簡公言行錄

詩句白簡光朝列彤騶出禁中緒亮

古今事實

掌藏石室

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祕書前百官表又中丞有石室藏祕書圖讖之屬環洛要畧

執憲蘭臺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高弟執憲中司通典注

又丞

故二千石執憲中司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僚蔡質漢儀

又傳賢拜中丞執法中司百僚敬服

執憲轂下

谷永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  
時當漢史

執法殿中

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前本傳漢元帝擢陳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本傳

銅印青綬

後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漢儀

玉佩絳幘

宋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通典

烏衣郎官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南史

青箱御史

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譜江

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命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此職焉南史

號三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正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史

稱三得人

宋張昇謚康節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三得人實錄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明中丞

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又江淹兼中丞，彈劾不避權勢。

一時髦彥

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嘗梁名士猶不樂通典

曰真宰相

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網。

條悉舉唐本傳

可謂王臣

熊遠遷御史中丞，上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

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晉史

號為老虎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直繩，無所阿避，號為老虎。晉書又蕭惠開

為中丞，詔曰：奉法直繩，不阿權戚。又傅宣為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南史

號曰龍門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奏，預其讖者，殷世劉漑，劉孺，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圖形臺省

張緜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同上

兄弟並驍

梁張綰字孝卿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元白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兩塗，時人榮之。三朝要畧

三世居官

盧英拜御史中丞自懷謹煥及爽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唐本傳

四世此職見前青箱御史

得風憲體

王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白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官文殿學士

選老成者

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美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為之

薦未相識

孫參升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與一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東軒筆錄

事必先白

御史臺故事二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令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歸田錄

出自朕選

唐介召為御史中丞太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同上

不辱吾筆

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謚文節曰是不辱吾筆

奏劾賊吏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胥在任賊  
汙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  
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杲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  
之失色

指切時事

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  
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  
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以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實錄

百寮嚴憚

馮巖字威卿拜中丞嚴舉劾按輩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回  
避百寮憚之東觀

百寮震肅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  
之云百寮震肅莫敢犯禁南史

百官避路

江左拜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分紀  
王公遜道

後魏御史中丞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上太子分道王公遜避  
北史

內外憚之

事文類聚新集



宋荀伯子為中丞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同上

遠近畏之

後魏李彪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也北史

氣貌孤峻

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用從自代

風望峻整

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辟由憲長

憲府故事二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府

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通典

官為臺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武宗會要

畏其筆端

劉瑀恃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其得意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莫不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江文尉常為御史中丞國朝自王義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貴徐騎省為志

首進六事

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  
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事畧

讀傳數行

豐稷為中丞宦官浸盛稷懷唐書上殿為上讀仇士良傳數行  
上曰已諭稷偽不聞讀畢九朝通畧

朝廷肅然

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  
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  
是朝廷肅然南史

權豪震肅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本傳

武冠執囊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在前南史

籠街喝道

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  
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唐書

橫挺待賢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  
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  
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  
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太是

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止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却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天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車軒筆錄

賜扇美獻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全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執緝金龍扇以賜之曰美公今日獻文事  
言行錄

法自貴始

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溥等守藩犯法從官聽章請賞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言行錄

恩不假人

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事

鳳與鷹異

上曰半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

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文不實錄

鷹揚虎視

見前羣書要語

引裾論奸

仁宗以夏竦為樞密使臺諫交論上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懿恪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  
言行錄

舉袖彈文

熙寧王介甫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學司馬溫公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於路溫公密問曰

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神中彈文乃新奏也温公愕然曰奈何論之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新嗣位朝夕與謀者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邪未幾介甫變法百姓騷然温公退居洛陽每日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聞見錄

論宰相專恣

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驪不就遷吏書復辟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系年錄

論元豐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殿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無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中丞表

呂中丞

總持憲綱參聯諫列特須選賢宜屬全才聞命便蕃俯躬踴躍中謝伏念臣呂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闕闕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脛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

因陛見得邇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疏遠之  
迹何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東掖益厚恩輝  
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之  
者聞言厭縉紳之聚論憂畏之甚起處靡違斯蓋伏遇陛下勵  
精求圖更張大化博求俊乂振舉朝綱宜得名臣以肅時政  
有虛授然累至公敢期委照之明追寢已行之命知人則哲庶  
無玷於君俞量力而為俾克全於臣節米淵是懼進退無從

謝除御史中丞表

蘇子由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  
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矜危中謝伏以仁聖在宥  
五年于今恭儉無為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

弛相尋革故之難弊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竄  
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且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  
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免強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  
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  
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舊賢拔微賤然臣迂愚之質  
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益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  
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思深莫塞木短奚為惟有事君之小心每  
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鶩之  
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加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

三碑存而不論振舌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平夫察風俗平冤滯辟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正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秦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登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主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耻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夫焉用察察顯闇以恟王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

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呂律本黃鍾之官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休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味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柳宗元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我職無所統屬者亦

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承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夏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戴復于內栝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洫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承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知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

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一帝為二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

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俱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天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弗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

善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此法者御史得諫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有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積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觀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不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



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定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諱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黨。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歿。由是人主知之。声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借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關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視。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

意士之積道德。處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推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嚮者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承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久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董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覓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

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羣小人排毀不已無  
定准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  
下幸甚

與臺端書

朱元晦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姓名自通方以稽瀆自咎乃蒙教文又  
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  
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辭以對蓋嘗竊謂欲  
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  
温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又矣夫  
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盡之顧以不啻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

用其能去邪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  
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議  
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  
又惧夫一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  
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  
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  
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日為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  
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  
金鼓擢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棄其方購而斃之之速也今

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虺效夾裂之勢。熹切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挾植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且侍燕閑逢迎縱使入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阻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奸邪壅立。蓋其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且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工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揚于王廷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

執事亦有意乎熹此因二月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願陳我之言未足取信或以取及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毋以為戒以亟圖之。則天下幸甚。專此布臆蓋區區之心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引領臺事不勝拳拳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救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以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定。害政然可稽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久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事類彙編

卷之六

三三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陳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  
 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  
 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  
 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  
 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言用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  
 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且可在御史也是執事有  
 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  
 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一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  
 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陛下中令色不動揮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

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一臣者彼之取爾者蓋先審  
 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  
 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  
 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  
 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  
 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  
 臣上雖好之其人不可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  
 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  
 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  
 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  
 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

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其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古詩

贈孔中丞

晉江總

我行五嶺表辭卿十二年聞鸞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采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難徒知漁三毛

律詩

柳宗元詩

憲有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鴉

楊億詩

際曉乘騶入九逵內朝簪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翫紫芝

侍御史

歷代沿革御史掌萬民之治今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自為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文書節其任也漢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後漢亦有臺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史奏事有違失舉劾之任所掌凡五曹

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魏置八人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  
 筆側陛而坐隋唐又置內供奉掌糾舉百僚侍御史號臺端  
 他人稱之曰端公而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  
 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員察其  
 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建中元年以待  
 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宋以中丞為長知  
 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  
 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  
 分糾不如法者又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太  
 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侍  
 御史為之貳元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之下

羣書要語榮服繡衣寵簪白筆孫樵記室新書

御史吾耳自之

官也非清白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辯淑慝振紀綱廣吾之

聰明焉白集王中伯侍御史制我表銖冠晶鼎銀印元微之行

崔旣兼制

當憲守雄極之任

徐騎省行廬文微知雜制

並服豸

冠式司綱憲同上

上行王仲連制

率是幹用使持憲綱同上

上行盧

文微制

越登司官肅我朝命

楊荊州誄注司官理書御史始以

始以

御史在長慶寶曆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林牧行高元格制

處以橫榻使參中司曲阜制

橫榻一異庶士箴筆以奏不法往

貳中憲同上

自執霜簡頗振憲風同上

上行盧

來箴御史筆

詩句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杜甫贈吳十侍御

鷲鳥得秋氣法星懸火良劉禹錫早秋送楊

同一爵冠十侍御

侍御歸朝 晚趨天闕烏紗簿內直空臺古柏寒 饒易簿遊添霜  
署直指飛冰心 蘇味道懷臺中諸友

**古今事實**

鐵柱不撓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為之言其  
審固不撓也 應邵漢官儀 又漢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前百官表

繡衣直指

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前  
百官表

服獬豸冠

獬豸冠按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獬豸冠秦制  
也法官服之按董已注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淳應劭曰此  
獸主觸不直故執法者象之楚主獲神羊以為冠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後漢輿服志

懸豹尾車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  
注曰侍御史載之

白筆御史

魏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此何官何所主  
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耗  
筆耳 二國魏志

白兔御史

王弘義遷侍御史始賤時求滂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  
縣集家捕逐哇窳無遺內史李昭得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  
兔御史

國之龜寶

隋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柳彧正色之  
士國之龜寶

朝之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本傳

京師避馬

栢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乘驄馬御史後本傳

京尹避路

唐故事京尹遇侍御諸衛當避唐書儀

劾專廢立

嚴廷平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廷平劾奏霍光專  
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憚之前本傳

奏無威儀

陳翔拜侍御史元白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  
埋罪時人奇之後漢史

頭朝乘輿

申屠剛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屈

事文類聚新集



撓龍蜀未平。上嘗欲近田剛止不聽。剛以頭軼乘輿使馬不得前。東觀漢記

獨埋車輪

張綱為待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後本傳

持節出使

維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分誅賞。

橫劍當車

和昌順帝時為待御史中常侍。高亮受勅迎太子。不贊。詔書高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丸詔書。安知非狹奸邪。今日之事有以。然而已。亮不敢爭。

碎首王階

王羲方劾李義甫。曰碎首王階。庶明臣節。本傳

奏事龍墀

舊制入閣侍御。一員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唐六典

彈劾十罪

劉忠肅公摯為待御史。彈劾蔡確。其罪有十。又論童惇凶悍輕銳。無大臣体。皆罷。

決斷大獄

庾峻為秘書丞。遍觀古今見聞。益廣。長安大獄久不決。轉為侍御史。斷之。朝野稱慶。王隱晉書

奏彰截角

奏彰截角

劉敞字長昇遷待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敞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敞勃然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君何敢待寵作威權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晉傳

驚祐膽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温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温御史矣温造傳

爭濮王禮

范忠宣公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請如從官議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禮引證據經語斥大臣无切跡是名震天下言行錄

伸諫省氣

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鄧司諫驛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馬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劫籠錦媚

貧肅公唐介為御史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彦博知益州日進燈籠錦媚貴妃致位宰相請逐彦博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會要是道云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象置之便殿言行錄

論帷幄寵

彭思求字季長。召為待御史。極論內降官賞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待。惟隆寵。參知政事闕。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不殖。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言行錄

寫幽州圖

後漢李恂拜待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者。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待御史。時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悅。

清要好官

唐李素止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待御史。唐史

和番判官

唐竇群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遷待御史。入番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番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待御史。分紀

謹厚就職

賈黯除中丞。新除待御史。呂誨常彈黯過失。遷延引避。黯言嘗

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  
事誨乃就職通畧

忠義復任

劉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  
言責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  
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議誠信可屬重任未  
幾大用焉言行錄

舉鞭登揖

舊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載轡辭而止焉乾封中  
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  
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鞚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

登揖而已通典

烘堂不罰

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座皆笑謂  
之烘堂烘堂不罰

脆梨佳味

裏行及試負外為合口椒殿中曰生姜侍御為脆梨漸入佳味  
賈言忠撰監察本草

貞栢勁節

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  
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清臺簾條霜勁春  
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續通典

鷹鷂豈衆禽

乾封二年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鷂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成曠職耳

鷂鷂視燕雀

唐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卓鷂言其顧瞻人吏如鷂鷂之視燕雀也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

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臺官言大事

皇祐中侍御史徐宗况奏次年直州長蘆江口建佛刹時轉運使希當塗之旨上言天長六合城壁皆五代時所築上曰設儉雖亦故事然朕方恃德不恃儉設或有寇盜一小邑雖有城池亦不足禦卿為臺官當為朕言國家大事未幾出知潁州

獬豸不識字

則天將不利於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時授侯思立為游擊將軍高元禮呼之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問思立以獬豸

對則夫大喜二年乃拜左臺侍御史

大馬不及言

皇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官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可備不虞卿等官中養狗無謂也曹穎叔言朝言不及大馬而禧被黜於是宋羅江之號

古今文集

古詩

送孫康叔赴御史府

王介甫

古人喜經綸萬事慙強貽時來上青冥俛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體宿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決遺風何寥寥夢寢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名赴嚴關長林

擬朝輪高行隱家聞新除酬開堦宿蘊行施設念非吾忘形此理未易說

律詩

送康叔侍御

王介甫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奸黨寧無測自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信聞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西亭送蔣侍御還京

岑參

忽聞驄馬至喜見故人來欲語多時別先愁計日回山河宜晚眺雲霧待君開為報烏臺客須憐白髮催

送裴侍御赴詔入京

岑參

羨他驄馬節元日謁明光正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臺寒柏樹  
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送唐介貶英州別駕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干  
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从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  
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贈錢侍御

李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壁橫秋霜二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  
豹羅干將

太原贈李寓侍御

楊巨源

路入桑乾塞鴈飛虜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三千里不廢看

花惹綉衣

邊上送楊侍御

馬載

獄成寃雪晚雲開豸角威清塞鴈回飛將送迎還避馬離亭不  
敢勸金杯

寄西臺李侍御

施肩吾

三千余里採瓊環到處傷心瓦礫堆唯有繡衣周柱史獨將珠  
玉掛西臺

寄尉遲侍御

李昭象

我眠青嶂美澄潭君戴貂蟬白玉余應向謝公樓上望九華山  
色在西南

贈喬侍御

陳子昂

漢廷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送何侍御歸朝

杜子美

丹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白垂霜  
髮天隅把綉衣故人從此去寥落自心違

治書侍御史

歷代沿革漢宣帝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  
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  
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惟治書侍御史四員太  
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後并河南遂省黃沙  
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之宋齊只置一人梁置二人後  
魏太和八年為持書侍御史後齊亦置一人隋開皇中有持

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貳唐貞元中避高宗諱省之依前  
代置御史中丞宋無治書御史之官侍御史下又有治書  
侍御史二人

古今事實

周遷二臺

後漢蔡邕以待御史遷治書御史又遷尚書二官之間周遷

意出眾表

劉子翊為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眾人  
意表

典行臺獄

魏王觀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持協律令

魏職品令云乘輿臨堂及諸處視事則持書侍御史協律令於階側以備顧問

青囊盛印

何思澄自廷尉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丞給二駒執盛印青囊

端笏整容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塗責重常以小謹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柳彧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朝辨詰事狀素由是伏

百寮震慄

榮毗陸知命並拜持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時齊王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百寮震慄

百寮敬憚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敬憚上嘉其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服賜其公

游元蕪持書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各身責也勸事君乃遣人相告欲何所道持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於是賜朝服一襲

制出無喜

唐孫伏伽為持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頃之吏及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視之時人稱其有量

不復議讞

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議讞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

謂之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

殿中侍御史

歷代沿革魏蘭臺遺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側陞而坐故

曰殿中侍御史晉至北齊皆有隋改為殿內侍御史煬帝省

唐武德置殿中侍御史四員正官增一人掌殿廷供奉之儀

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端正班列於閣門之

外有離立失列言置而不肅則紀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黑

牙乘馬加飾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宋殿中侍御史二人

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凡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八年

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元置殿中侍御史

二人每遇侍朝立於龍墀之下專掌朝見之儀

羣書要語執法殿中俾專議論曲阜陳師錫制接武夔龍造羽

鶴鷺事綯傳

詩句峨眉秀黛備列

韓愈谷張徹

白簡光朝列彤駟出禁中

褚亮

盛府題青黛珠童動繡衣蘇味道

古今事實

廊廟之材

唐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本傳

清廟之器

唐李珣字待價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博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同上

朝戴黑牙見前公華

造羽鶴鷺

上官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選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造羽鶴鷺豈雍州判佐比乎韋絢傳

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杲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杜莘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眾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僞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中興系年錄

天子御史

龐莊敏公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言行錄

諫官御史 見前御史門

見惡能討

宋游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南史

治獄無枉

唐崔仁師正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囂填係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外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

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本傳

押鍾鼓樓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鍾鼓樓位各級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從之五代會要

出觀象門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廷在樓鳳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唐會要

內出姓名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太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一人而上自擇

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實錄

上稱仁勇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楊誠齋集

掌正朝班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職正班列於閣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唐官志又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韋挺以朝班不整責之臨曰此小事不足介意

與議大政

張行成字德立為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宴太宗語山東

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亦人以隘夫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唐本傳

責兩離班

王無競轉殿中侍御史舊例每日更直於殿有三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職林

請后還政

傳獻簡公堯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公上疏請太后還政未聽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異語公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乞用舊臣

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舊臣惟張忠獻  
在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  
繫人心上大悟明日除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楊  
誠齋集

上言正人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兼守  
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脩乞養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  
近日正人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  
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言行錄

耻為呈身

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吳中復或曰公平生不識中

復何由知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求識面臺臣遂  
除殿中侍御史

竝為言事

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竝為言事御史唐  
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  
是始除之會要

辛辣不患

殿中為蘿蔔亦曰生姜雖辣而不為患賈言忠本草

強禦不畏

宋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  
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系年錄

彈一十八章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閣官者鼠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其瞻之望陳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童十八上卒與昇之俱罷

劾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二人中外登然中興系年錄

論宰相回佞

何刻字聖從為監察御史遷殿中擢御史知雜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叅知政事丁度輕脫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親從

官謀為不軌竊發寢殿而連白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之過刻劾其罪童累上懷敏遂斥去事畧

言大臣奸邪

汪徹字明遠為殿中侍御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雷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雷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言行錄

十年將相

河東缺漕使童郁公言文考傳者有稱呂許公者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郁公因言河東事曰彥博鄉里無所不知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言行錄

四其御史

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洪咨夔

渙敷異渥震惕危衷竊惟柱後惠文之官九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粵從琴瑟之更張類多矛盾之竝立邊帥之或和或戰正值兩強廷臣之孰是孰非必求一勝決治亂安危之勢觀抑揚進退之機疇副臺端盡論時望如其

者誤蒙蒐拔濫廁糾繩謂車當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擾擾而舟必無於偏重乃王道之平平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誓圖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求藥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古詩

入奏行

杜甫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



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綉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  
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藜

###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秦有監御史掌監部漢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

三部監者一歲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

監御史宣帝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名兼取於此東

晉武帝太元中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沈約朱書曰古司

隸校尉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置檢校專掌行馬外事

晉書曰初以吳昆之為此官宋齊梁陳並置後魏北齊復置

十一人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蓋取秦監御史之義以  
名之凡十一人煬帝增置十六人唐武德初置八人正觀二  
十二年加二人又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之自此便以  
為官之名宋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  
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御  
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  
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禧四年中丞韓絳請置  
裏行從之熙寧二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  
行用選人為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  
官今又幕職官便昇朝著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眾議五  
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

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土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繆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如壁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壁雍大晟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元御史臺置監察御史又置曲事

**羣書要語**繡衣始拜珥筆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之斂手

陳子昂集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夢得集俾冠惠文往專刺督

曲阜除傅楫制

**古今事實**

臺有三院

唐御史臺有三院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院有六察

唐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清賊盜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蔽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負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亦曰蘭臺

晉孝武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通典詳見公華

謂之松廳

察院諸廳各有地名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

松廳南有古松也因話錄

張膽報國

韋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弔之荅曰大丈夫當

正色之地必明自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

耳本傳

隨仗入閣

唐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

棲鳳閣南視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

七年勅竝隨仗入閣會要

決獄乃雨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

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德宗實錄

受命息風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

不敢舉帆方元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本傳

夜加一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一階唐史

時號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

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真御史同上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則以彈舉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冠朱衣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削郢御史中丞而著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續通典

劾節度使

元稹拜監察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年本傳

劾背關坐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侍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

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本傳

諫犯法久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而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分紀

諫市舶利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論樂工爵

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余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見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乃上疏論王長通明白達本樂土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耻之帝善其言本傳

不樂檢局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唐本傳

不樂滋味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撫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

為松菊主人不現陶淵明云

上林棲鳥見詩話

中難鷓鴣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爍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鷓鴣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劇談

兄弟並居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兄弟代為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缺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並本傳

戰爭新法

張戢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童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患未去橫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又請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淵源錄

詠裂麻制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亳州齒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國史本傳  
趣裝就職

劉忠肅公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事劉九成集

劾奏犯令

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奉震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者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何同上

乞治內降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求內降監汲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全京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相阿徇其盜名累將不但一汲口鎮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慎焉言行錄

乞罷常平

張戢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休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東都事畧

諫造官殿

唐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分紀

諫出逸遊

楊虞卿為監察穆宗初立多出逸遊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宰臣云虞卿所上議切諫可贖後宰臣令孤楚因以納諫為賀嘆為得體

明道先生為御史時為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

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極拾臣下短長以活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

期以大用

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從容咨訪比一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頗求對來欲常相見爾程伊川文集

言紀綱五事

呂大防字微仲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

陳利病十事

彭汝礪字詒資權監察御史裏行公在言職非唐虞二代不論初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言行錄

極論官市

韓愈操守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山陽令

極論權嬖

裴度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本傳

歷圖按狀

趙洵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官稍近代宗深疑之洵周歷墻垣按逮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德宗時在東官常感洵洵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韓滉不相得混奏免洵官德宗見其名謂等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卷簾與語

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名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茅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陳絕害屏邪

王巖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

言正心室欲

明道先生顯權監察御史襄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正心室欲



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伊川撰行狀

號夜入鬼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業臺中號為鬼面夜叉醉史傳

為開口椒

監察為開口椒毒徹歌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賈言忠本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察官奏狀

周必大

自天有命踏地無容伏念臣奮自寒鄉最為凡士獻芻言於召試之日蒙膺獎於面對之初久竚英游莫伸薄效不為簡記更

誤選掄分直樓鳳之南察事行馬之外臣猶自駭人謂斯何敢陳量已之言祈寢出綸之渥俾安舊久免累聖知

辭免除監察御史

洪咨夔

恩榮自天競懼無地竊以公議國家之命脉人材朝廷之精神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之為屈軼為解豸元祐王西石叟之召明道范仲淹之來繁時所推肯此其選皇上養晦於十年之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屬措紳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可輕如某者積困窮途甫還舊署舉動不足以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國是之公首玷親除必速官謗况未常作縣難以入臺欲望朝廷特賜敦美收非常之誤渥與有望之時髦庶使危蹤少安微分

論巡察風俗疏

李嶠

陛下創置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網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一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昂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能行則皆不暇此非散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恨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罷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

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小大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耳御史出持霜簡八奏天關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暗劾奸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一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既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謂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畧失之於張邈此竝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惧刑網况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是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奸佞臣聞殞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濶異正義致效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

奸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遂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挑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策蹇勵駕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夫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唐書

律詩

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

王介甫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聰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  
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道醉君遠亦同校老承明無補  
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詩話

詠院中叢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乃詠院中叢  
竹以寄意焉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真徒見質籜小未  
成竿 劇談

詠棲鳥

李太亮劉洎奏李義甫召見試令詠棲鳥立成詩曰日裏颺朝  
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

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唐史

檢法

漢隋有御史臺主簿至宋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法  
官各一員係長貳同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見官制一  
年御史臺申請 六年復置各一員元祐三年改檢法官為主

簿紹聖三年因董敦逸奏請復置掌檢詳法律 續會要四朝  
志又熊氏職畧云國初沿唐制御史臺有權直官元豐官制  
行始罷權直而置檢法按四朝志權直罷於改官制之時而  
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當考 元御史臺亦有檢法

古今事實

鈎考簿書

宋御史臺其屬有檢詳法律主簿鈎考簿書堂領錢穀各一人

從八品 神宗正史職官志

### 分治職事

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職事詔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 會要

### 參預定刑

中丞黃復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亦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 同上

### 點檢文字

御史臺主簿掌受事發度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增置一員點校六按文字元祐元年大理寺左斷刑架閣庫專委主簿主管 續會要

### 登聞檢院

歷代沿革 唐天寶九載改理廳使為獻納使後又改知廳使 宋雍熙元年改廳為檢 東延恩日崇仁南招諫日思諫西申寃日申明北通玄日招賢

景德四年改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

學士張詠判 仍差內品監門不得開預公事 隸諫議大夫堂

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

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又奇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

者先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 外有理檢使今不置使於淳

化三年置理檢院於乾元門之西北廡以知制誥錢若水領

之復唐制也至道二年廢天聖七年以上因 讀唐史見 下 斷 達

下民寃枉之事乃謂左右日天下九州之大豈無寃枉之人

若至京師檢院鼓院理臺者必是州縣吏提點刑獄轉運使不能理臺又若不為申理則赤子無告矣乃置臺亟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以分紀中興之初因舊制置局于闕門之前舊在宣德門外仗隸門下省南渡以來創治所於和寧門之下紹興戊寅復承平之制移置居雙闕之左元置登聞檢院又置同知一員

**羣書要語**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書乃立掌臺之司設通事之吏職在達下情于上天敬王言于有位李華舍光殿賦

**古今事實**

受四方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臺以受四方之書乃

鑄

百官志

**置四區臺**

武后置臺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入觀農之事及賦頌求言爵者授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授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者授之北曰通玄有言臣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授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臺事唐書

**論治體**

宋監登聞檢院呂祉字安老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體疏入召對復進二策上嘉納之遂有是命

**廣言路**

紹興十年臣寮奏疏云國家置檢鼓院所以興臺廣言路通下

情也

置理檢使

咸平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是匭函遂廢  
天聖間復於檢院鼓院各以匭函為檢匣凡言大事朝政闕失  
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檢匣以進即言涉奇邪無得通聞置檢理  
使領之隆平集

上東封書

田錫字表聖入判登聞檢院因壽寧節獻詩二十韻太宗和賜  
又上東封書真日命知制誥真宗實錄

古今文集

律詩

賜獻納使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官女開  
函近御筵

登聞鼓院

歷代沿革宋文帝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南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於公府傍木肺右傍各置一函百姓  
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投肺右函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  
冤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聽登聞鼓宋曰鼓司以  
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  
濟分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  
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諫諍正言凡文武臣僚

關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局于關門之前。高宗卽位於南。是方。李綱為宰相。綱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庶視使下情。得以上述。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且欲上聞。而工民之願。效其智慮者尤多。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也。遂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外。二年。專隸諫院。亦置登聞鼓院。掌奏告御史臺。登聞鼓院理斷不當之事。

羣書要語九重嚴邃非時聞之可聞萬邦遐曠因表疏而方達其有窳味申投匭唐大詔令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漢書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謀

不遺於聽覽唐大詔令

古今事實

建登聞鼓

太宗旁求諫諍。俯察謫誼。廣延不諱之書。建登聞之鼓。于時在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不遺聽覽。其擊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進。不得輒有傷損。亦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廳使但任投匭人。移表狀於匭中。依常進來。不須留副本。併妄有止遏。中上

揭登聞鼓

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冤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揭登聞鼓。

以懸闕左

唐大曆十四年



宋元嘉九年魏主詔關左憲登聞鼓以達冤人通鑑

以代謗木

寶應元年制下自黎蒸上及公卿並須投匭論及時政得失仰  
差中正清白官一人知匭務知招其直言以代誹謗之木其匭  
朝夕出入續通典

東坡遠器

蘇軾字子瞻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舊故事召入  
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  
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及試一論復入  
三等得直史館

伊川再辭

程伊川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人談道德出領詞  
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文集

故求閑局

呂申公公著謚正獻差判登聞鼓院公研精講學無進趨之意  
嘗與王介甫相對而嘆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其不  
可復行以故求閑局將以遂其志言行錄

耻自引去

李椿字壽翁監登聞鼓院淵觀罷方盛同舍人走其門公耻之  
自去晦庵集

預賜錦袍

景德二年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即命周起謚安惠判鼓院會十

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仁宗實錄

改為檢圖

見前開檢院同

聖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仁宗實錄  
 改為檢圖  
 見前開檢院同  
 聖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仁宗實錄  
 改為檢圖  
 見前開檢院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192